

陸堂文集



88734

陸堂先生文集卷四十七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楫徐啓蓮莫贊邦同編輯

墓誌銘甲篇

○國子監生羅君妻劉孺人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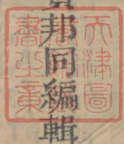
環吾居惟坤兌位坦衍一舍許餘舉矚皆山疊互數十里于峰萬壑率閩粵人僑寄其間居之就緒遂攜家而著籍寢以成族聚張門第其子孫之翹秀且駸駸列稱於士類以吾所聞若是者不獨其始先考老大較足幹力而懷長德亦往往有魁勉明智之婦女為佐使其家適以漸熾焉語曰福之興莫不始乎閩內豈無據歟羅生者其祖故閩產也今所居曰善嶺一日介吾門吳生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

一

宏士來請予銘其母孺人墓蓋吳生交羅生父子間吳生之子又嘗寄學於羅氏之塾云予既見則問羅生以孺人之可稱者何端歟幸舉實對羅生謹述之語甚質且約退而以詢吳生父子皆曰非懿也且為之益述所未備予曰允然耶是固可籍而銘焉已矣必有異孺人姓劉氏系出本邑下西坑年十六歸羅君煌裘齒穉耳而能使尊章安其意逮有先後數人亦皆睦協無甚忤於羅君琴瑟調甚倡隨垂五十年無脫輟之占初家僅粗給朝夕饗餼也孺人用勤儉襄助良人貲日以裕山林園田樹菽之利場有滯積篋有贏幣有子二人訓策嚴正不少貸於家瑣無毫髮不入念計者子及婦孫下暨指使輩咸凜凜存敬忌羅君每曰吾有是婦詎



惟無內顧憂兼吾所應勞慮者亦爲分而紓釋之已然至款禮宗  
姻賓舊盤餐酬贈則乃不啻其惠故吳生父子皆感之曰非山卽  
鄙婦縮錙銖而罔顧雅誼者也素敬嚮釋氏因果之說傳印梵夾  
佈世嘗曰人果篤信報應則亦不敢無忌憚而爲惡恣矣噫雖儒  
者厭攘二氏亦庸能訾孺人斯語爲於理或戾也哉羅君名炫輝  
國子監生孺人生以乾隆三十年正月二十有八日歿於道光七  
年六月九日子曰次卽女適本邑沙村吳某孫六人  
兄弟誦卜今年二月七日葬孺人于本邑姚坊銘曰  
賈宜家毅而懿尙後慶紹昆裔齒方雅茲其幟

安福劉偉明先生宋史入文苑其文益持正可之之流皆刻意

學韓柳而未能化痕類者偶閱其集聊效其體

韓集實有這種文字可之不能也

陸子愉

○州同知職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提元字行績。江西安福縣人性資寬厚有容急義若渴已歿而人思之不置。余識安福之君子不一矣。語及君未嘗不以爲德人長者之難疵者也。君徒手從闈屢轉轡起家而能芥視金玉無少恡嘗獨力建祖祠捐己田爲祭產計費值蓋逾千金。祖墓有塌頽者輒獨修之。昆弟六人雖析產後推濟如未析時及從子時猶勤勤軫恤屢求請不以爲厭也。道光六年邑境武功山蛟水發淹灌近欄村聚數百里君與邑中諸殷早哀資助官賑妻弟某幼孤貧收養之且使讀書又爲營婚割宅置田以安之人皆曰雖親兄弟能若茲者亦罕爾。至若襄修邑學以逮歲歲合藥救瘥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

三

施樁建橋諸舉猶爲稍知好義者所能也。君之行義如此按之周官所稱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者殆幾備焉。已烏虜豈不可稱也乎。使世之高貴者盡能如君民之窮者其不稍有所恃憑也乎。予詣故人於安福君之長子託吾友陽君質民請爲補作墓誌。蓋君已於前年葬本邑某地矣。君生於乾隆己卯年十月十三日歿於道光己丑年十一月十一日。其州同知職名乃援例得之者。娶徐氏繼娶王氏子四人長國楨言安府學生次家達縣學生國梅例貢生某國子監生女一某其壻也。孫男二人孫女二人。銘曰

嗟維君衷之惠士君子時有所不逮。我辭質不繁述而君之概已悉。君臨歿猶謂其子曰若等毋以我殖家之艱而遂於貨財無肯

輕捐也於讀書諳理道者尤須力爲拯援噫古亦有言爲善無不報則君之後之昌大騰踔吾其可以預程厥效耳矣

修潔 張怡亭

○謝夫人墓文

夫人姓謝氏永豐縣人年十七歸於同縣張溶川先生先生諱奏  
功雋爽有才以歲貢生終其初娶於會無出早卒繼娶於王有一  
子未幾而王夫人又卒時先生年已壯久爲鄉邑聞人媒妁日至  
皆不顧聞夫人淑慧乃委禽焉及歸果克宜家室余習於張氏久  
矣凡張氏之族與姍姍之識夫人者語及未聞有非之者也夫人  
事先生三十餘年謹慎惟恐一語稍侵忤之先生晚年多疾飲食  
臥起動須夫人扶掖乃適其符前室子媳及孫視亡出者愈更自  
在常曰婦人愛前室子終不如愛己產子雖賢婦女當亦然特能  
以理道自勝是以異於常情耳常情於己產子雖自謂不偏愛猶

睦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

五

或過於愛於前室子雖自謂非不愛猶或不深愛也已吾是以時  
時自省察云夫人於吾母夫人爲叔母顧少於吾母數歲愛吾母  
之賢親厚罔少間每曰吾兩人如姊妹也性素莊慎寡言語而遇  
吾母則雖隱微瑣雜事靡不傾倒道之以是吾悉夫人之言行蓋  
過於他姍黨焉茲之誌其墓亦承吾母諄命爲之滋以不敢苟云  
爾夫人之生以乾隆二十二年六月某日歿以道光十年二月某  
日享年七十有四葬於七都之塔坑予昔已誌溶川先生墓故子  
姓之詳不復著銘曰

婉嫵兮其德也。鏘翔兮其容得所移天兮得年並豐雖不同穴兮  
其無缺於初終。

前後詳敘威懿中段虛處皆實矣是畫家工用敘筆法  
樸質渾健鬱厚之氣甚與韓近  
啟運讀

丁家亦頭其王橫至夏益

十有數年矣其後入

于是為教之日音漢制幸弟力田與賢良方正相次

成周司諫兼能公卿通於學之道意自隋唐來專重文

士習益以浮儻不恥其身為小人而恥其身為農圃活體

未相覆願以

而行義則

者不尤可

或是在於

時自名家

之賢親厚

吾母則雖

過於他

歸夫人之

日享年七



丁卯 本用 其某 不失 取士 無良 無良 不出 不深 少於 吾母 數歲 吾母 行流 以不 並云 月 故子 分

對賢軍對德軍公家其與韓近

如銀點

自...

○○○吳翁墓誌銘

吳翁名國順。永豐縣石溪人。其生以雍正丁未年。歿以嘉慶丁卯年。享年八十有二。妻游氏。長於夫二歲。同一歲而卒。並葬於本里丁家源頭黃土嶺。至是蓋二十有數年矣。其後人乃請予銘其墓。予是爲敘之。曰。昔漢制。孝弟力田。與賢良方正相次。竝舉。猶不失成周司諫辨能。公卿適敵。烝髦之遺意。自隋唐來。專重文詞。取士。習益以浮偷。不恥其身爲小人。而恥其身爲農圃。霜體塗足。躬耒耜。襤褸以爲猥賤也。不知人之所以可貴者。以其存心耳。農圃而行義。則亦何愧於士大夫。士大夫而不行義。則較愚賤之無良者。不尤可疾耶。翁生居山陬。以力田灌園爲業。足不出鄉里。固非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

七

有蹕絕奇厲甚高難幾之行也。其後人求予銘。致辭簡樸。亦不爲譎欺。以冀虛譽。顧就其略述之。數端者。其亦可稱也。己翁年十二。失父。與稚弟。煢煢孤弱。寔艱中殫瘁。于隴畝。乃以完室。家長子孫。至晚年。遂於閭閻。稱穰戶。于人最有容忍。凡事處後。不爭先。愛。紉不取贏。人見爲易與。愈肆陵之。君不較如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徐行後長。雖卑幼。躐其前。亦若爲弗見也者。其米已在春。後至者。願欲先春。則自執出讓。曰。俟其春畢。而後復以春之所居。廬之。橫門必出乎隣家之李林。隣家尼其行。往要以買道。而過乃許。遂。俛然從之。予以倍價。翁諸所爲。多類此。鄉俗習於溺女。翁之子。開。隘生至第四女。亦欲溺之。翁數四苦諭。不從。乃卷負衣裝。憤然矢。



言將永出不復歸曰吾不忍見爾故殺子女也且爾若爲是後何能昌爾敢梗違吾苦言吾又何以爲爾父乎開隆乃勉從之嗟乎翁未嘗讀書非素耳濡目染于聖賢禮義之訓也而立心制行若是可以爲希矣且溺女則吾見士之自愛者亦或恬然行之然則翁豈僅鬻出乎其儕類而已耶翁有五子泰貴隆業新皆以名繫開幼子今見存年六十餘長次三皆以眉壽終無女撫養一再從妹長而爲翁遺婚嫁視之如女焉孫男五人曾元孫通十四人曾孫名曉潭者縣學生吳氏自閩來遷石溪百數十年矣讀儒書者累有人至曉潭始爲學使取錄雖曉潭之文宜得之而人以謂翁之後宜有是餘慶也曉潭使人來請銘曰吾欲稍闡曾大父之徽

也而恨不能爲古文敢請徐先生爲之噫予究心於古固有年矣顧予之文僅能賢於流俗人之爲爾烏能追古之文哉且古之士君子非徒以文重也曉潭方盛年固可以有爲其信而篤古之道乎則追古之文也亦易矣銘曰

人與之虧天與之贏茲維道之恒

老境森然不煩繩削而自合自然流易中有無限意外巧妙在或乃病其過繁則形骸之見耳此等文實諸震川集中難分蒼

素也 敬運讀

前後議論明粹中間敘事瑣碎入古妙又無摹古之痕銘詞神

似昌黎真得自然二字受用處 陸子愉

釋煜昇墓碣銘

名實之際。義之所從出也。古之教者。一後世之教。有三佛老於吾儒中正之道。則離矣。然其至者。亦能超然自得於萬物之表。其風亦可廉頑而寬鄙於世。非概無所濟也。其次者。識悟不能通其教之精。其忍嗜慾。甘枯淡。亦爲人所難焉。夫儒而不愧於儒。斯非佛老所及。爾儒而反愧於佛老之徒。斯又焉足爲儒抑亦二氏之所鄙也。佛老之徒而不軼其教之範。抑亦儒者所不忍沒也。生人之大欲。莫過於食色。而佛之戒首在絕婚媾。屏血肉。猥濫之僧。夫旣已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工商而用器具。外君親而不事矣。將謂以求其教之偏。至之美。顧又蕩踰于二者之閑。大戾於其教。以奸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

九

王法焉。是則謂之民。螫也。無辭矣。此所謂名實之義也。吾鄉里間爲釋氏者。以百數。而推數戒行峻整。威嘖嘖。煜昇本濟二僧。不置煜昇者。華光寺主僧。本漁。則其徒之嗣也。寺距予家數里。故予熟聞而亦敬其爲人。每間暇。年輒因便過訪之前年。予習靜於其寺。二僧之所以待予者。殆未易得於世俗人也。予曾爲詩以贈。去年冬。煜昇歿矣。今春。本漁卜葬之於寺左。數十步。兩次造予。請誌墓。蓋煜昇名廣鄰本。寧都州賴氏子。七歲來寺。祝髮。略讀書識字。迨年十六。所依長老已卒。煜昇以一童子。搢拄孤寺。侵侮之者迭起。其家欲誘之歸。答曰。吾去此寺。遂廢敗爾。其敢負師先之託耶。此揆以孟子歸儒之說。韓子收斂加冠巾之意。則非矣。雖然。節而取

之要豈非較然不欺者哉。寺故貧瘠湫隘黝昧甚過者鮮。或入視  
煜昇積數十年刻苦所贏。累續增置田產。恢敞垣宇而莊嚴其像。  
設自是文人學士亦每假寓習業其中焉。然煜昇至晚年衰老猶  
不避寒暑風雨督耕課園圃。衣敝食殘雜與傭作共勞苦。其戒行  
非獨其侶類之相得者信之。卽不協者亦罔訾疑焉。惟或微誚其  
勤嗇之過已耳。然予寓其寺見其於還往人煦煦恭謹飲食周旋  
賓禮無所失也。予嘗私謂如煜昇之操尚使加究義學其不愈爲  
禪林之秀也哉。然其朴韜堅苦蓋已有服儒衣冠所愧者已。是誠  
可銘也。煜昇生以乾隆三十年歿以道光九年年六十有五爲銘  
曰

遊方之外。凜教之軌於所居也。有功於所傳焉。有倚精藍距幽宅  
尺咫。靈兮其安只。

爲方外作文東坡稱柳州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然卻爲歐  
陽公所呵歐陽公明因塔記則別行一路曾王及李盱江規矩  
亦甚森嚴東坡好禪每掉弄聰明然雖慧舌瀾翻猶多推附于  
儒者之旨虞道園則率填彼家語殊嫌葳蕤雜壞先正典型矣此  
文猶不失雅則也

宗旨原本韓公送文暢序儒名墨行數語立說稍變而持論自  
正大明通其敘煜昇語氣抑揚亦分寸確得 受業吳之藩謹識

○○○吳府君添佑墓銘

吳府君名茂彬添佑其字永豐縣人以康熙三十五年生乾隆四十六年歿初葬所居近地改葬本縣梁坊峽中妻俞氏別葬有四子伯曰國琅仲曰璵國子監生叔國瑚季國琪女三人縣學武生張賢冕及謝光裕胡鸞長者其女夫也府君歿已五十餘年故葬亦已久今請爲銘墓者乃其孫曾輩也余請叩言行則其孫之長而及見府君者且曰于時尙幼弗能詳識矣第爲述其性情概略與生平福履之茂已爾余曰必欲銘茲亦可以銘與其誣而欺曷若慎而闕也慎斯信信而後可幾傳焉文固求其信與傳者而已矣答曰俞惟命乃爲銘蓋府君性淳質不知世間紛華機械事一

睦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銘

十一

生遭際坦坦作息耕鑿皞然酣嬉婆娑于

盛世當天下西南陲三藩暨臺灣鄭寇悉底定吾鄉無震驚府君乃生遂竟迄老死不見兵革父母及一兄三弟皆享年七八十府君夫婦亦俱踰八十一家團處數十年和好翕順鬢若常棣之詩所云者厥後府君四子中年踰八十者又得三人焉獨李子差爲促耳然猶躋六十府君生而家已不貧逮及中年後諸子精強能代事門第實業有振無替稻麥量以囷牛羊出成隊府君優游顧而樂之而已方府君屆八十稱觴爲壽時夫婦膝下闔門男女已四十餘口四子生十三孫今合計曾元男孫蓋已得三十一人見在男女將近千指矣內女之嫁者其後亦率蕃衍於戲墓可謂

順哉系之辭曰大化芒芴而出兮長短參錯不可控搏。懿斯人之  
蒙休第兮及身身後非一端於世殆無所抑鬱也。既歿兮其後裔  
滋有立也。狐裘而羔袖。祥多而否少。樂溫飽。相偕壽考。椒盈升桃  
亦賚其實也。匪德基之宏造。奚禔福之穰集也。賢豈繇茲壤之兆  
吉耶。

散文有意摹肝江先生時復有逼韓處系辭錯落疊用三韻甚  
巧變有致要不損其古雅雄直之體。啓仁讀

真大手筆雪苑勺庭無此一篇文字。瑞瑤謹識

吳子序太史云篇中然猶躋六十五字可省大都先生作詩文  
皆惟恐觀者不了了此自是君子用意之過厚然要不可謂非

過也。○自云刪去此五字則意趣大減此非過繁也

貞節徐母黃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黃氏名月英。吾同曾祖兄美瞻之繼妻也。年十八來歸。時美瞻已得羸疾。不能成婚禮。或勸就醫外家張宅。旣而療治數月不效。遂以客死。時孺人于歸未期年耳。前室子鳳章。方周晬。孺人與寡姑張孺人惻惻鞠撫。以爲兩世一綫之緒。將賴以傳也。不幸至年十餘。竟殤。久之。乃撫吾同祖兄之子鳳翔爲後。始張孺人孀時年亦裁二十六家。故小阜逮年及

旌例外家欲爲舉報。張孺人惜費堅拒焉。孺人年及

旌例時家已小落矣。孺人亦從不自齒。及鳳翔生七男子。爲教養婚娶。未畢產已耗垂盡。鳳翔歿。諸子析產。皆微末。不給於供。孺人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銘

三

晚年專依長孫以食。長孫家口尤滋多。常有飢色。孺人時時語人以壽。太丞爲苦厄也。今歲大祲。穀值昂踊。蓋鄉里二百年來所未經。余聞孺人屬疾。醫藥飲食交缺。心欲爲營助。顧余雖生而貧。至如邇年之。以家屯。豉奇窘。則亦生平所未經也。力所不能強。惟深嘆恨而已。未幾而聞孺人卒矣。噫。孺人。姑媳。初所患。惟覺寡耳。及繼子而孫。曾蕃衍。方藉以稍紓夙憾。而家產又因以懸罄。孺人乃竟坐貧死。天之困厄貞孝。亦已甚矣哉。余方苦足疾。坐臥呻吟已月餘。他所之來。求文首概告。緩今顧獨力疾。把筆自爲孺人銘墓焉。往年吾永豐修縣志。孺人及姑張孺人節行已登載。孺人生於

乾隆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歿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八日。年八十有

銘詞極佳

一越八日葬於本里坳背山美瞻名文璣其父諱炳蔚祖父諱廷柱縣學生孺人今有孫六人其次四者出繼他支曾孫十人曾孫女六人銘曰

命如何其數偏奇。有夫數月已如縻。八十處女甘若飴。寡姑並影。弔霜幃。繼子方忻寢蕃滋。食口甚深窮餓隨。浩然一死氣貫霓。境雖百挫不志墮。婦而實女女仍婦。芳耀尊章及父母。九泉移天重執手。果有天道宜昌後。

文以樸勝而頓挫轉落處自饒風度作者自言生平爲文常體認朱子所云歐陽文一唱三歎之語信然

陸子愉

此等文只平淡說來自足動人輝山讀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銘

古

○○族會孫錫元母王令人墓誌銘道光卯新城陳兵峇館作

聲大而遠

昔曾文定謂銘誌之文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兼書善惡而銘者緣其子孫之請書其惡焉則為人情之所不得是則然矣。然於是而世之銘之稱其美者亦遂鮮實焉矣。夫君子之為言所以徵信而為教也。銘而不實何以取信於世乎。其不長生者之誣而重貽逝者之愧乎其何以為教也乎。余輒軻窮居謬以文見稱於人顧人之來求文而不肯許者多矣。蓋不敢廷天下後世而亂教也。族會孫錫元將卜葬其母遂來詣余預請曰。先母年十六。卽遭外大母喪。凡三晝夜斷眠食。哀昏臥苦地。遂患溼瘍。幾殆。既愈而癰痕存。每捫之輒嘆息也。及歸吾父相夫子事舅姑與和妯

陸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銘 五

娒。襄理內事勤儉。自將皆循婦職之常。大母晚年病痿。動止需人。一日昏暮。以使女忤意。欲撻之女。走避急不得。憤甚。母佯為使女來前。為受撻。洩怒。強忍痛楚。不出聲。退而與妯娌述之。仍歡笑也。斯亦為子婦所難得者。有富戚家婦欲以女婚於吾。誅以有私財。千金母曰。財非明。與後將毋有言歟。卒堅辭之。其女後歸他氏。蓋果然。鄰人家被竊。跡得之。卽欲詣行竊家搜尋。母力勸止。後他家被竊。果以搜尋增耗累鄰人。乃服吾母之明也。而為竊者及聞吾母之亡。亦歔歔掩淚云。吾母之實蓋如此。於其所言。則於其所不言。概可知之矣。先生其肯予之銘否。又曰。先生之文名於世。若得請願載於集。庶吾母將賴以傳乎。余曰。嘻。子之母能若是。是則可。



銘耳已徐而以訊其親懿皆曰然也遂爲銘蓋錫元之母姓王氏其歿也以道光十年十一月五日年五十有九夫曰徐席聘國子監生男子僅錫元一人女子二一適王氏一祝氏孫二人尙皆幼系以辭曰履豐兮藉膺志不叨兮行可敘有德懷於人兮才亦謂吾與之銘兮無溢語

嶸削古勁半山替人

張怡亭

古意鬱然幽韻冷然蓋參劑于韓柳歐王之間也

輝山讀

王令人葬於本縣三十四都石溪村之金鉤形癸山丁向耐其瓜祖在智公塋右畔令人之夫席聘曾於令人既歿數年復援例得州同知職其子錫元亦以輪毅義倉

睦堂文集四十七

墓誌銘

六

議叙登仕郎予刻此文後錫元請予補載令人墓所及其父子職名於文尾云

道光丁未題識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相徐啓運吳贊邦同編輯

墓誌銘三篇

○○貢士祝君墓誌銘

王仲淹有言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吾近年來於文益慎矣不欲爲者雖豐幣邀之弗顧也今之於祝君旣表其墓又爲誌曠焉義有足以勵俗誘善者爾稽古作者之集間有如是而不數見也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又曰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信言義者有取焉茲觀祝君殆俱有合也哉君先貧而後富其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一

智可知已而猶未爲足稱其所力行之仁與義則非獨以辛勤致贏餘者不肯爲也卽生而坐享厚貲不知財所從來而輕去之者亦罕克爲之古稱義生於豐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後之富者多不然何哉蓋君子富則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行其德則貧者之母也適其力則貧者之賊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則其大都無助於貧人而反爲害無怪矣且又須論其時焉富者多則相尙以禮讓貧者多則相競於貨財亦其勢然爾彼習見夫貧者之顛連困苦無可告語也遂唯恐己之亦一旦而貧也且深知夫富者之取求隨欲趨之者如鶩竊獨以爲致足樂也於是乎貪戀計較之私勝而理道之說不足以動其中焉矣維昔盛周之治以保息六

養萬民鄉師遺人遂師旅師諸官所以施上之惠者蓋無所不至  
猝遇荒札則有聚萬民之十二政又以此義分責之於羣后則令  
邦國移民通財責之於下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之道又  
以鄉三物教萬民不孝不友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皆有刑夫是  
故上。下。成。均。平。恆。足。之。治。而。天。不。能。畜。地。不。能。限。人。不。能。胥。削。壅。  
據。間。有。難。歲。而。無。難。民。有。本。富。末。富。而。無。奸。富。也。我

國家取民有經愷澤滂敷非虐虞三代莫與匹而比歲偶遇荒祲  
窮民輒幽憂憔悴若慮無所用者雖致此之由非一端毋亦奸富  
之爲妨害其間尤厲耶其居奇舞法私取予之勢籠萬貨之利以  
放其無窮之欲者難禁杜耶其狡險陰酷幸眾瘠而獨肥絕無周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二

急蘇枯之嫩意使人俯仰皆窘百業俱困者可勝道耶今秋官之  
憲惟於不孝不友弟者誅罰差詳其拂乎睦姻任恤之誼者責之  
甚略也此固前代相沿不欲爲繁瑣亦以田不井授齊民貧富  
懸絕一家或兼括千百家之產下戶紛紛嗷嗷爭求自給人心風  
俗漸澆而法有所難行耶若祝君于是六行者則皆有其徵矣於  
宗親則捐田以供祖考之祭凡三事焉其父祠亦獨力所建也於  
兄弟分產則有薛包之風穀未登場計族口賑米匝月歲以爲常  
於鄉黨姻戚也有稱貸不償者問其窘輒復予之遇吉凶事以告必  
有所飲恩及於泛泛者則建橋梁施茗湯給棺槨又於別墅聞貧  
婦將改適捐金全之亦三事焉於是督學侍郎李公宗昉扁表以

如此作收  
別饒起逸  
趣致且說  
一面而含  
兩面又有  
意無意之  
間與首段  
作應巧妙  
之甚

自云墓表  
既書副室

則誌中不  
書亦可古  
法則姜雖  
有子亦不  
書其姓氏

見義必爲郡邑之士爲詩文美君者裝之哀然成帙也嗟乎民者  
國之本也衣食者民之天也是故貨利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  
欲者也菽粟如水火則以通移爲淺事穀布等錦珠則以解推爲  
高行今民所患通在貧耳分財之惠盛則窮閭有所資而可以助  
王政之所不能悉及人心固而爭奪泯訟獄稀而禮義興焉矣然  
則如祝君者豈可不謂難乎余之沾沾口君不置也豈爲過乎太  
史公貨殖傳以陶朱公爲首取其能行德也其意豈不深遠矣乎  
班孟堅乃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何其淺哉君諱嵩高字光廷永  
豐縣人以資爲例貢生考諱華封

封朝議大夫君生於乾隆二十九年沒於道光十三年妻楊氏副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三

室杜氏男子一國子監生家夔女子二監生甯奇蘭增廣生王風  
淳其婿也家夔以君歿之次年葬君於本縣三十三都大觀田首  
良趾坤內向兼申外向兼未云

此與墓表皆借題立論透關酣暢精當不磨故不可以幅尺拘

啓仁讀

○○國子監生吳君墓誌銘

世以跡論人久矣。昔信陵君賢公子，柄萬乘之國，門下賓客以千數。而所尤折節禮待者，侯生毛公薛公爲著。三人蓋城市卑賤，監門博徒賣漿之人，卒賴其力顯名於諸侯。假在後世，能挂士大夫之口乎？夫蒙金以沙，銅玉以璞，知寶者未嘗并棄也。奚獨於論人而不然？吳君諱寬，德者永豐縣人。父諱霖，雨歿時君年裁十八家空空如也，不得已混跡市區中，以爲生奉寡母，撫四弱弟，皆得其意。中年漸致饒裕，時周人之急，憫外大父窮老，無依迎養之終身。喪葬皆主辦。吳氏族殊繁，君以幹勤爲眾所仗，凡祖祠眾產墳墓及一切利益於族之事，竭力經理，或致叢怨，怒被困累，不悔以是。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鄉邑有建置公事亦多，引君爲助。至歿後，族人尤思之。君雖早以貧輟學，然不廢觀書，熟於史籍，與人談娓娓可聽。延師課子，加意敬禮，不懈。常曰：欲子弟學成而不隆師，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今果有二子，著聲庠序，孫亦多聰敏，可造。資云君字信讓，一字葆元。晚年援例爲國子監生，生于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有七日歿于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三日，葬于本里和公山，娶符氏，子聲亮，勲銘縣學生，聲才，聲桂，聲裕，勲奏，縣學廩生，孫十二人。君以處仄猥，故知其歿行者蓋寡，卽知之亦多短其跡，而遂諱稱其長。君歿已數年，其子乃請余追爲銘墓，曰：願有述也。以傳於後者，噫！世之人率自私而避義，富者益然，由貧而富者尤甚。苟以便其身家之圖而

已雖祖先宗族皆所弗顧也。苟可以啻省錙銖之費。雖其事勢分  
誼之所不宜殺者。亦所必靳也。而况其他乎。君賢於若輩遠矣。是  
於法已可以銘。故不辭而銘之。俾世知不可執跡以概人。而託跡  
卑下者。亦有所勸。而不自棄焉。時道光四年甲申閏月。邑人徐湘  
潭撰。

繁健中時透逸氣得半山最深

張怡亭

董文敏評王右軍書藏鋒裹鉄迥迥蕭遠此文亦有其意境

王

典讀

○○太學王君墓誌銘

君名現字福先一字有本永豐縣篠嶺王氏少援例爲國子監生暨臻艾齡舉鄉飲賓卒年正六十葬後數年矣其家乃中央補爲銘墓之文君天性斂慤雖生長殷戶而不蹈奢麗習凡酣樂嫚戲之事皆不往預旣劬且儉家日益饒中歲後諸子相繼成長克襄助營幹君乃愈常閉齋閣深居精心總出納大綱小目如髮之在櫛賓姻往還必肺腑親洽乃面已亦常經年不詣宗族戚友家一談一飯然有數事則非顯顯以貨自埤輔者嘗建二橋於所居村之達道費錢十萬有奇篠嶺自宋元以來累朝居者有大族賴氏及王氏其尤也當盛平時丁口皆以千計今賴氏虛無人矣以故

荒岡斷壠間舊塚縱橫鱗疊凍冰狂雨之所漂泐人跡獸蹄之所踐踏往往傾竈暴白骨月苦風酸之夕時聞呶嘍呻啼聲或見光景愕行客君凄然動念募人覆土費亦與二橋相上下云

今上之七年允江蘇巡撫奏請并論各省通行凡貞孝節烈婦女無力專請題

旌者聽士民採訪彙報卽世遠代更未受朝旌而已載郡縣誌者亦准據報皆於各邑建總坊旌之于是永豐亦設局彙報然當局及各官署文移之費雖視專請者大減猶不能不計名以集資其無貲則雖已登郡邑志者亦見遺君族在宋有二節烈載縣誌貲無所出又有近年節婦二人家貧甚君皆爲出資舉報焉君服屬

中又有闔家病歿祇遺一孤嬰無所依君慨然僦乳母鞠養之噫  
嘻統是數端豈顓顓自爲埤貨者所能哉是故足以應銘法矣君  
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八月日歿于道光十二年壬辰九月日  
以其年葬于本縣二十六都坑尾茅查墩初娶於符氏生丈夫子  
五女二再娶羅氏生子女各一長子璇芝例授千總職名次子廷  
芝與四子毓芝皆以材武籍於學三曰儀芝例貢生五紫芝國子  
監生已故六鳳芝例授登仕佐郎階三女皆適士家孫男十三人  
長曰典亦例貢生曰彪者亦以材武籍於學曾孫六人尙皆幼系  
以銘曰

生世福履諧。盜爾何所悲。維其後之人。繫思冀世知。之用昭馳我。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七

辭。庶幾揚其禕。吁。豈翹標識厥幽墟乎哉。

古厚橫傑多近韓柳非宋元以下調也

門人啓運讀



○○貢士張公洛川墓誌銘

先生出永豐縣棣園張氏諱奏功字明試自號洛川父諱振皋歲貢生選雋都縣訓導未上先生其季子也亦歲貢生累爲鄉試同考官所薦年六十有七卒實嘉慶十三年之某月先生天性開宕英發多智鄉邑有大建置推爲糾督者必及之尤善談諧恢捷卓敏務出奇雋時或稠人廣會始則寂寂先生至則鏗轟震越一坐權傾增氣然喜攻人過有欲斥盡話弗視其面其文如其爲人少時頗自雄所挾旣已不遇亦無戚咨通醫術往往不循古法而建異效拯活人甚多晚自得風醫疾積以衰耄遂不起泔潭于先生爲從外孫自成童卽期愛之甚至誇褒之語赫赫驚聽自顧慙然未敢齒述今先生已矣感知懷誼執筆以肖述先生生平其能無盡然也先生始娶曾氏繼王氏又繼謝氏有男子三人長某已卒次騰邑庠生又次某女二人一適本縣梁坊梁氏一適吉水縣連坑陳氏先生葬地在其居之北五里曰某山其葬距卒日近銘曰其容之爽爽如其言之慷慨如一老以眩奄就冥途懷寶玉不出匱孰謂其中有可沽者乎嗚

○○吳希搏墓誌銘

吳君希搏新得鄉舉。應會試不第。鄉邑忌之者。因誣其早歿於山東途次。予聞而叱止不信。謂希搏當不遽止於斯。逾數月。果傳其柩歸矣。蓋寶病終京邸也。年僅三十九耳。烏虜英才之短折也。謗言之偶中也。吾黨之日孤也。豈不可悲也哉。希搏幼敏。年十八入縣學。籍豐試高等。爲廩膳生。名寢起。及得舉。逾著譽。然予之器希搏。初不以是也。鯁生小慧。粗習爲辭章。搏捨自給。遂以驚流俗。獵科第。而取仕宦者。豈少哉。希搏蓋實可謂之學者。其資高志遠。致功甚勤。勵其意欲不藉旁助。而自憑其識與力。以進造乎。其深惜乎。未售所願。而遽殞耳。其爲八股文甚多。近復畱心詩古文辭亦

筆力矯橫  
神脫

漸有得歿後。余始見所擬族譜。凡例數千言。駸駸乎幾可希著作之列者。其爲人沈警銳。斷遇人雖周旋而實落落寡合。然本行有足稱。哭其父。日以減明事。母至中年猶孺慕。族婦每舉其事。以訓子。兄弟羣從。間不以財貨生。豐業師死家寥。替率同志。飲金爲柩。歲收息以給養。其妻焉。希搏年近壯始與余往來。相洽雖里居毗近。而余以貧常遠出。不得時聚。及聞希搏將計偕。余愀然懷久別之感。以書約會語。連日希搏辭以不暇。噫嘻。孰知其遂不得再晤耶。予之愀然感別。殆希搏永別之徵耶。希搏嘗謂余曰。先生時以坎壈爲憂。余謂如先生復何所憂。窮達未可知。先生卽終貧賤。亦豈不如彼富貴者哉。余每念希搏是言。輒悚然爲加勉也。而希搏

之所以期視予與余之不能忘情於希搏亦卽是可推焉矣希搏  
名勲奏字聲垂父諱寬德國子監生世爲永豐縣田心人妻黃氏  
生子輒不育遺一女尙幼以兄子子鶴爲後希搏之歿爲道光十  
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葬以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地在本縣龍雲鄉  
田東村之右山其家請爲銘墓烏虜余固知希搏之悉者銘之爲  
宜也銘曰

命也莫之致而至天也莫之爲而爲君子知命蓋卽以知其所不  
可知者爲知烏虜希搏有優有絀有成有虧鴻鈞賦予何靳何私  
冥則有靈其應知而安之

信筆寫去動中規矩是真老境

陸子愉

陸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十

若不知文章有規矩者何其疎古乃爾耶

後學周瑞瑤謹識

序事剴切纏綿銘詞深惋沈鬱先君子一生學行倘非得先生  
此文以表之亦幾沒而不彰矣後學吳子鶴讀

○登仕佐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世爲江西安福縣人以入貲得登仕佐郎階幼喪父  
哭泣盡哀見者嗟嘆母善病服勤維謹兄弟二人相得甚有同曾  
祖兄潦倒諸生中中年目眚君兄弟收養之至老忘其無家云君  
常以厚道訓家人見出納稍吝卽厲聲呵禁或爲愀然不樂鄰人  
造舍故侵君地址人皆爲不平君不與爭處城市數十年足未嘗  
履公庭遇勢顯人不少屈意而貧賤有志節之士則加禮每曰負  
貲能自飭不失爲正人若我冠襜衣而行乃同僕隸其可鄙也不  
更甚哉又時語長子鏡蓉曰士必有高邁不屑之概然後出不爲  
俗吏處亦非俗儒鏡蓉十餘歲時諸經已卒業人多勸以背寫經

■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十一

書就試君不許曰是躁進也昔人以早得科名爲不幸夫豈無見  
及鏡蓉應童子試數不利君漠然不以爲意既入學籍有名郡邑  
間君亦無喜色又數黜於鄉試君亦不以爲意也鏡蓉所交多寒  
賤時或資助不足更謀之君輒解囊益之且曰爾能如此吾所慰  
也中年精醫未嘗受人酬物每歲製丸散傳送處方劑蒐討醫書  
至午夜不倦君生于乾隆癸巳年八月某日歿于道光壬午年九月  
三日娶妻某氏子男五人某某孫二人尙幼鏡蓉卜以今年某月  
日葬君於某地以書并君行狀來請誌銘余旣據狀敘次之且曰  
君之行洵如是是所謂闡然君子已鏡蓉謂君之行不求人知人  
亦遂無知之者噫君之行洵如是也是吾之文可信於天下矣天

下後世自是豈復無知君者哉鏡蓉其可以少慰否耶  
結尾一筆通篇俱不漫然矣稱譽失實昌黎且不免先生之古  
風宜世人之多見怪也

年愚姪周瑞瑤識

陸望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士

○胡碩人墓誌銘

碩人廬陵縣胡氏其名蝶孀年十八歸同邑張君儀吉爲副室歿時年裁三十有四君葬之於里社廟前旬背蓋十年矣會予客途過君居畱數日值碩人忌日君淒然念之乃向予述碩人事而請爲誌墓焉碩人性慧而愿君之生母老患偏癱碩人左右之歷三年不稍形厭怠於嫡室躬躬畏慎凡梱內事一惟聽命而不敢稍寘一辭爲撓於其間雖時遘閔抑亦默默而已又以久望產育無徵竟積鬱成疾時作時已年餘而殞嗚呼可憫也已宜乎君之悲念之久而不能忘歟憶君前數歲曾於郡城客邸中示予悲碩人詩有云濟急分貽朝食米睦鄰曾費典衣錢蓋又知碩人之慈惠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

十三

不吝亦有常婦人所難能者予茲亦不可不爲之錄也碩人之生以乾隆五十有三年歿以道光元年四月八日張君名鳳翹例授布政司理問職名其嫡室與他姬皆無子立繼子曰之輝予昔初與張君交君曾命碩人出拜求贈詩今又緣君之意而爲銘曰  
貌之婉兮行之休不承祜兮命不猶我爲淑靈闡潛幽千禩萬載  
此邱重泉何憾亦何尤

此文情緒音致甚佳

吳子鶴

甚似王半山筆 啓仁讀

君諱俊拔字尙義一字文千世爲永豐巨族以道光十一年三月某日歿享年六十有七卜葬所居村之東南隅下蓬坪君少隻艱兄早歿弱弟孤姪纍纍君乃往墟市業僧每趁墟朝暮往返四十里不避寒暑風雪遂獲積贏餘置產作室悉讓舊宅與弟姪居已且能入貲得登仕郎階二子亦注籍國子監生君雖徒手起家而多義行非同凡市夫惟知孳孳殖利者有同業僧人死家貧甚君爲紀其喪葬并庀祭掃資其所累負君貲一豁除不取償又有族人死不克葬其子求君貸助愧久無以償計將鬻妻君聞而叱止遂焚其券在市見暴死於側者卽買棺瘞之族有二人素以財貨相左右一日失歡鬥鬪勢俱欲決死君爲出白金一鑑平其爭二人後皆不報君亦不問君父諱紹昌妻氏子早曰筠青翰青女二皆嫁舊族孫男三人孫女十人君爲吾族自出於予爲表兄弟素相識而未諳君概略將葬君之子乃狀君行介予門人吳生元勛請爲銘墓予乃知君有可稱錄蓋如此此或士君子有所不能爲者非徒可風市徒而已爲銘曰

口餒詩書行遜屠沽視君何如寄跡市區而心不污亦諸其須亦振厥家彼哉鄙夫何爲而爭爲不義乎嗟夫是不可以易計乎

周規折矩韻味亦復佳

啓運謹識

○○長妹蘭英墓誌

長妹名蘭英，幼余二歲，生而端謹，淑嫻，不勤，父母之教，年十歲，外祖張梧岡先生見而矜譽之，未幾，余奉母命至外家，外祖攜余至層山郭氏作客，其鄰郭肯堂太學，是時與諸弟姪同居，家方殷盛，而僅生一子曰瑞，著外祖因勸吾母以長妹許字焉。母問余：「會見瑞，善否？」余曰：「見之貌，寢而饜，吃於言語，見客不能作一辭也。母意遲疑。」外祖聞由余言而止。遂大呵詈余，更向吾母力懇，願予謂母曰：「外祖爲妹終身溫飽計耳，意非不美也。」第恐妹一生卽有衣食而仍鬱悒，奈何！是時吾父常年客於舅氏鶴舫先生瑞金官署，距家數百里，吾兄弟童稚，家事多以諮于外祖，吾母重違外祖

瞻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十五

意，竟許諾。然妹自于歸後，夫婦亦相安，常曰：「夫雖愚陋，亦吾命也。若遂陵藐焉，則爲不受命矣。」於是內外上下交賢之，惟是太學當兄弟分產時，家已窘矣，旣分則貧愈甚，母常垂淚太息曰：「嗟乎！吾父強爲吾女作媒，原爲其終身溫飽計耳，豈知至其中年，并溫飽亦不可得哉！」妹家計旣拮据，又以生育久無徵，幽憂多病，年僅四十有五而卒。余時方客於廣信，聞之不勝嗚咽，悽愴連日，卻燕會不與旁觀，或以爲過焉。吁！是豈知余之悲憫妹也固，有宜倍于常情者哉！妹之生以乾隆乙巳年九月二十四日，歿于道光己丑九月八日，葬于本里黃泥塘虎形，元是已立夫弟之子爲子，名振昌。

銘曰



一生寡歡知命何怨是雖庸德實為能人所難也噫

題事甚苦而文甚佳 啓選謹識



皇朝文集四十八

墓誌銘

十六

題事甚苦而文甚佳 啓選謹識

主哀憫朕命回懸長輶亂齋實益消人祖讜出獻

〇〇饒翁墓誌銘

翁姓饒氏諱鶴喙字斯鳴例授登仕佐郎世居永豐縣之纏岡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生以嘉慶四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幾葬於本里某原後十年其子乃求予補爲之誌翁爲人敏爽有氣以幹略聞自縣令丞以下文武官吏至則皆與之交賓客往來率豪豔有勢絃歌燕飲供張酬答禮數必與相稱無肯稍降減其家產不逾數百金耳而慷慨遠過富室以此皆獲其懽心凡有白於官力恐不能致者往求翁必得所願雖或緣招竊議然德之者亦往往有焉疾富人之慳嗇吝一毛者遇事必以法鈎割之而間以澤潤寒峻纏岡之饒故鉅族百餘年來漸斲耗里居蕭寥文物衰落過是者如虛焉至翁之壯也廣輪遠近二三百里間乃至毗附之他郡邑無不知有纏岡饒氏故及翁之沒也亦無不知之父某以耆老受九品冠帶他耆老雖年例當受多不得達於官獨翁父能得之焉娶某氏先卒繼娶某氏生子二人某某孫一人尙幼銘曰翁先世與余家有連憶兒童時見之客舍儀觀偉然也握予手喟曰惜若何不早生世數十年及家勢厚盛時易培就也今雖所至未可限然成之當更難噫今翁沒已十年家木已拱矣余乃爲之銘猶黯黹顛顛不免如翁所云云也可慨已夫

此文援筆立就然頗具匠心明者自解耳

深得史法 張鶴舫先生

於無可著筆處著筆而筆筆精神銘詞逸宕有味

張怡亭

鶴舫先生語已括此文之要銘辭疎落不減史公傳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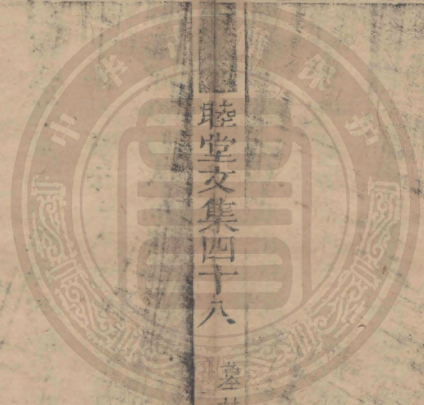
後學周瑞璠謹

注

聽堂文集四十八

卷誌

十八



皇清待贈安人謝母吳夫人葬誌

夫人吉安永豐縣中沙村吳氏年十八適鄰村麻溪謝氏夫曰雲軒君子賓選麟選欽選鵬選鴻選鳳選鵬鴻鳳皆以材武見取於試官鵬選鳳選皆縣學生鴻選以道光辛卯科江西鄉試舉人入京得揀選營千總今隸屬江西巡撫標下鵬選出繼世父縣學武生際昌後夫人內外家皆大族諳嫺禮體姑晚年患咯血時雲軒君已與兄弟各爨居別宅去親所居舊宅將一里兄弟分日供親膳每值君供膳之日夫人必早暮兩詣姑所俯勸問視蓋歷十餘年姑乃歿云雲軒君性嚴夫人恭順無敢稍以意忤遇子媳則一以節法見輒凜然顧左族鄰婦嫗有恩求取稱貸率不忍拒或哺餓煥寒或資嫁飲娶其母有多子毅毅軼羣固宜焉哉雲軒君諱際會縣學武生待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

九

贈武略騎尉夫人生於乾隆丙戌年十月九日沒於道光癸巳年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八與其夫柩同以丁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本邑游坊村南塋頭首癸趾丁前葬數日賓選特詣予請爲夫人銘爲銘之曰

在榮能誌習豐不侈旣不侈只又有惠只是以多社萃只

此文予將底稿交人寫清本久而忘記取回遂爲藏匿不肯認後方托人從碑上抄出則見有數處文理大不協義例雜亂予乃知被增刪矣因爲點竄成此稿未知與初稿相符否然似記

初稿字數更多  
此文氣格體  
段亦甚似李泰伯



上海圖書館藏  
陸誌

二十一

此段文字與李泰伯

○國子監生張王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瓊字燕賓世爲永豐縣人幼寡艱稍長偕其兄持錢數  
緡入市賃小肆爲商賈不二十年遂致數千金然嘗捐田於族  
衆爲邨南溪渡費歲租三十餘石某年凶饑捐穀數十石濟高祖  
派下之貧者與兄寅賓太學交愛甚兄嘗患重疾禱於祖考神堂  
願以身代果得痊季弟早夭其時家無儋石儲後已饒裕府君乃  
請兄以一子爲之後且曰異時析產當均分爲三不可稍殺法也  
府君故不知書因中年喜講風水家言鑄人指點圖說傳誦歌訣  
遂漸能識字所誦歌訣終身不忘又知醫嘗活道旁暴死者一人  
又見一人匍匐告乞于市問之已不能步行數年矣府君日藥之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

二十一

旬月間竟以全痊焉蓋府君之慧稟有過人者惜乎其以少貧而  
未嘗致力于儒學也雖然觀其爲兄禱疾之虔摯則雖儒紳學士  
亦幾聞能此者哉府君家世本儒祖誠菴先生諱振舉積學種德  
而不懼以歲貢生選授雩都縣訓導因年老未克上考諱奏和妣  
甯氏妻唐氏繼郭氏副室劉氏府君以乾隆戊戌年生沒於道光  
甲午年葬於吉水縣折桂鄉三十都曹溪子二舒蕙國子監生最  
嗜爲詩次曰延宗女四長適本邑國子監生湯浴蘭餘適陳氏王  
氏羅氏皆舊族孫男二錫銘聰明醇謹不幸夭殤其父言之輒涕  
次曰錫祥孫女亦二人葬後又九年令子乃請予爲銘銘曰

寒溪泠泠高峰繚青佳城自擇體魄攸寧其生也有足稱其後也

當興是乃天道之貞也  
叙事雅潔韻語尤佳



三十二

人錄書報約簡語式卦

當興是乃天道之貞也

○國子監生

馳封內閣中書郭府君墓誌銘

府君永豐縣層山郭氏諱慶霄字鶴羣其生也以乾隆乙酉年某月某日其卒也以去歲道光壬寅年七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其所

馳封職名以弟儀霄應例得仕恭遇

覃恩推讓故府君少而敏爽捷給肆應尊考梅川先生緣是早以家瓊委之兄弟八人府君居長內外凡數十口家本饒庶務勞廣府君處之沛然無留滯尤精於廢著貨物意之所揣輒中事機有欲效之者皆嘆爲不可及以故貲日以阜合公私財視尊考時益數倍而府君遂以心計強幹著聞鄉里間然其利濟勇義之行可

睦堂文集四十八

墓誌

三三

褒述者亦非止一二端府君七世伯祖曰一崖先生諱汝霖官明本朝嘉慶間其後則止一家且貧弱甚府君倡其八世祖派下哀

貲爲建祠置祭產焉道光八年又倡其半族哀金買穀以備荒歲

迨十四年夏米價昂甚衆爭欲發賑府君持之曰若是則止足濟

今一年之急耳曷若俟此穀變轉至數倍時購田可歲資其租以

救饑也衆有難色府君於是自捐錢數萬計口給貧者而衆情乃

怙然聞族鄰有因貧欲溺女者輒稍資以錢而止之嘗刊佈勸善

之書及醫方書數種又嘗捐田數畝歲取租以僦人收檢廢字臨

歿又命其家於三五年後添捐穀二百石益足半族賑荒之需慮



從孫寶儲因貧廢學也特給錢四萬屬人爲主子貸以爲其讀書費。至於親知有急。以告而蠲有所振助。則殆不可以枚舉。近宗羣從間。賴其貲本而因以致富者。又已有數家云。噫。是亦庶幾可謂積而能散者哉。夫豈斤斤焉。徒知瘁一生以自封殖。如馬文淵所唾爲守財虜之流可比也。府君之曾祖諱子開。祖諱廷棟。國子監生。考諱占魁。例貢生。

勅贈內閣中書妣張氏

勅贈七品孺人繼母羅孺人妻謝氏。贈孺人繼孫氏。封孺人子四人。皆孫孺人出。長彥瑒。例貢生。次彥球。國子監生。又次蘭階。命爲其弟振霄嗣。季曰彥琦。例授從九品銜。今惟彥瑒存。女二。適謝氏。

睦堂文集四十八

五十四

者早歿。次適葉氏。孫男六。長德懿。亦國子監生。前卒。其次居五者。命出嗣蘭階。孫女三。曾孫男女七人。彥瑒將以閏七月某日葬。府君於本邑之某山。先數月預以書來請銘。銘曰。勞而有功。劬而無已。夙夜督家。懲情戒靡。膏田連阡。雲構接宸。昆弟。先。子。姪。濟。濟。半。皆。嚮。學。儁。者。祿。仕。所。爲。輒。成。多。泰。鮮。否。嗚。呼。是。維。君。才。之。詔。亦。家。之。祉。莊。生。有。言。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死。吁。嗟。乎。君。其。尙。無。憾。兮。而。可。以。止。

敘次簡飭韻語絕佳啓仁讀

睦堂先生文集卷四十九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墓誌銘四甲篇

○醞春墓誌銘

醞春之歿也。余悲甚。為之不寐連宵。飲食寡味。臨喪一慟。不忍再視。而送其葬。蓋先是數年。哭長姪中煥。過哀。感疾幾殆。目視為昏。後竟未能全痊。如前時。懲此之故。兼以老親命戒。其毋于醞春之喪復然也。迨其家循俗舉一七之祭。余乃能為文補祭之文中。許誌其墓焉。逾數年。其家聽人言。欲耐葬于合族共祖壟。畔予力言不可。弗從。以是義不當為誌。今又數年矣。其子言將擇空地遷葬。

睦堂文集四十九 墓誌銘

而預請誌之。是則安可不踐前約也。乃為誌曰。醞春少時聞余訓。學徒嚴直甚。不敢來從遊。其父迫之曰。盍姑從之。一年果不相宜。則勿復可也。此蓋醞春與余相得後所自言者。厥初猶狃于舊習。苦吾言難入。然探索甚力。閱幾月。漸有悟。又久之。則悔從遊之不早。自是余非館于遠地。則無不負笈相隨矣。其文佳者。切理縻心。語中肯綮。雖才地稍弱。而以試于郡邑。有司屢見鋒穎。名前列。願卒繼于學使者。試其父與仲兄長姪。皆以貴繫籍國子監。醞春欲從正途進。而年不待。竟以白衣終。此余所尤為醞春傷者。醞春事兩親。最得懽於家庭。長幼皆有誼。寡嫂老病。每早焚香誦佛經。為祈禳。迄痊。乃輟。及醞春歿。已數年。其兒子中夜追思。其督勵勤懇。

語猶爲流淚焉於余尤親敬余因哭中煥引車病數月醞春時亦  
已得羸病兩家相距半里猶日日力病來祖膳藥罔闕此又余之  
所最感醞春者性儉質每赴郡邑應試同人或覓其有美衣養之  
卽讓借與衣而自衣樸衣與同遊行其立心行事大概不屑藜藿  
兒驕僂習有疑難輒以諮問余其母常謂人曰吾醞春於東松先  
生之言無不聽雖子於父母亦鮮若是者醞春亦屢屢自言于吾  
曰每聽先生言輒覺概于心聞他人言率格格不相投柯也余笑  
曰此心此理古今所同也况師弟哉彼背道而馳者固蕞籛之異  
氣雖骨肉有如秦越者烏足怪也然及醞春之歿也合族數百家  
惟愚悍妒嫉之輩有違言其稍知好惡者皆爲太息且謂予曰君

睦堂文集四十九

墓誌銘

二

失一得意門生矣是又豈不足徵人心之大同也吾族號邑中舊  
家近數十年來爲士者寥寥余見醞春及中煥與余長子官憲皆  
有出人之概私爲心慰不謂中煥殤越五年而醞春天三年而官  
憲又殤自是知吾族其將愈衰矣中煥資類醞春余長子穎敏遠  
過之而性頗不羈至死之年乃日登書樓蒐覽不倦未幾而大病  
侵之矣九年之間三後隹相繼短折嗚呼豈不甚可痛哉醞春將  
死先自疏其平生爲人又爲訓言以示子姪惟恐其稍入于邪其  
言雖未盡當于事理亦難云行掩其言然可謂有志者也蓋非徒  
誦聖賢書爲文藝欲以取世資而已近年鄉鄰中一二稱大師者  
每謂余曰甚矣風俗之日偷也先生少壯教授近地學徒中同姓

有如醞春君異姓如某某者幾不減古師弟之誼今豈易得其人哉後生侮慢師長迂鄙老成以逸諺浮誕爲快以機械變詐爲能以視此數君無世俗態相去何特咫尺間也余答之曰之數子者相信久而不渝勢利無足關其中此自其賢也明也若謂昔時風俗使然則鄉里間受業於吾者頗多何以亦僅得此于數子哉醞春篤嗜余詩文嘗稱爲字字透句句快讀之如啖冰桃餐雪藕其悅心爽口可以意喻難以言宣云嘗有意爲余壽刊行之資而未果十餘年來所作愈積多以家貧甚未能延聚朋徒編錄成書深懼叢殘零落漸就湮佚使醞春在或爲我早成之矣近雖數有言及者然有其意而無其力有其力者無此心獨且奈何哉雖然文章固小技古稱爲載道之器其顯晦久暫亦自有天焉主之耳又奚所容心于其間焉醞春名逢吉永豐縣金溪徐氏於余爲族孫行其歿以嘉慶二十五年八月日享年三十有三其父名承謨例貢生母王氏娶吳氏今皆已歿子三人世懋國子監生啓運縣學生九元亦從師學爲儒銘曰

物超其類。茲謂祥瑞。秀而不實。命焉所制。端人之墳。後有過者。其當敬息。而勿或褻替焉。

情真切而辭詳。藝文格則元文類中派也。輝山讀

○吳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德崇字良千世居吉安府永豐縣之梅田邨永豐舊制縣有五鄉鄉分數里里各若干堡堡各若干邨江西他郡邑泛稱邨落輒通曰堡永豐則一堡或統大小邨至一二十余所居邨往梅田路垂十里矣然歲時里社之祭具文告神通籍貫必曰上明里梅田堡金溪邨某人云按字書堡障小城也亦通作保檀弓所載遇負杖入保是也意古稱堡之處皆有小城預爲諸邨保聚計亦各有分域故以某堡統某某邨落今堡之實已無有而文書之稱謂尙存至但稱古所築堡處邨落則仍止曰邨而不曰堡蓋不可混焉府君所居邨卽古築梅田堡之處也其地今止居民數十家

睦堂文集四十九

墓誌銘

四

多業農間有讀書者府君累世亦業農至府君中年起家乃能延師教兩子皆爲士今其孫勝衣者亦概業士比屋琅琅聞絃誦聲矣府君生而貧家無寸墾迨年將三十乃有妻時兩弟二妹皆幼父年已衰老府君夫婦之劬瘁措家蓋有難以言悉者幸閨十年而生計日遂購田作室弟妹婚嫁大半賴其力至晚年乃遷居於梅田之西一里許曰金塘灣傳曰供能恩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府君之子是以殷殷屬余爲君補作塋誌歷敘其勤苦以諗後之人也府君雖田貧而致饒然無纖嗇態宗族鄰里時時量力以爲霑溉焉太史公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如府君豈不可謂之本富者矣以彼其行後宜將有興者善所以廣續

恢拓之而可哉。府君生于乾隆癸亥年，歿于嘉慶庚申年，享年五十有八。葬于梅田邨之東南隅。觀前初娶，再娶皆郭氏女。二子各母。長復初，季復性，皆國子監生。元配生女一，適撫州樂安縣竹溪張氏孫男。今七人，孫女亦七人。銘曰：

先承後啟，名播郇里。原泉方汎，春葩初蘗。尙斬印大，繩繩于祀。

似涂子類，藁中文字。得柳頗深也。

看似平平實實，乃專家老境。吳子鶴

○○鄉飲賓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承恩字早成別字堯佐永豐縣麻溪謝氏厥考諱某乃吾繼祖母夫人親弟余昔撰府君之弟壽序中所稱允升先生者也先生卒後府君兄弟孤危且窶甚以克堅毅自立不敢稍暇逸及於中年遂獲致饒裕冠族閭復光其先緒斯已可謂之能矣然府君之可道者猶非在是委巷人家由貧而富類以織造嚴刻巧心計精經營得之府君則不然匪翹無苛恡聲且更以寬讓名性最醇謹言若不能出諸口見人無貴賤賢愚皆惟恐開咎隙雖或欺侵之亦不較早失母事繼母如實其所生者年始衰妻亡卽終其身歷三十年不再娶六十後獲薦名充鄉飲眾賓眾賓雖次於正

睦堂文集四十九

墓誌銘

六

介二賓及三賓要皆須齒德兼優乃爲之然寒士窮叟得與焉者蓋尠苟年齒及例力能央一有氣力紳士爲主辦卽私竊邑人之名具公牘於官官以爲某某者旣肯與名也宜必可信者遂據以准行焉夫焉知其孰爲僞也余生平未嘗爲人主辦舉鄉飲及請旌節孝義行等事非概無其人也亦非余不樂道人之善也蓋余固非有氣力者且又素不能婉曲以將事人故多知之而不以相屬其得知曾與名其間者亦僅一節婦而已蓋卽府君同族逢堯太學之妻其主辦請

旌者係余嫻戚旣進牘於官始以語吾曰已借君之名爲重矣是固可信其節者然余亦未見其牘辭云何也近年余館於本邑李

明府署中一日偶談及茲明府忽詫曰嘻奇也吾所見新舊諸舉報牘大都有先生名也何耶余乃愕然駭訝曰嗟乎俗之詐澆一至此乎蓋吾家距城遠又多客於他郡縣每間數年不至縣中是以不得知之聞從前有以舉報不實事後被大累者矣今卽當進牘於左右辨明其諸所未知聞者明府曰噫是於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然而難乎其爲吾也又難乎其爲人也鄉邑之相沿作偽旣成習其中必不乏實堪舉報而亦假先生名者矣先生一具牘則諸假名者案皆動焉所牽及者可勝言乎哉先生昔並未知今因吾言而始知吾其何以爲情姑無論事之難卽竟也余曰吁是誠然矣然脫或有忝冒者褻將無端而爲之受累其若何明府曰

是百不一逢之事也卽令有是至時辨明斯可矣息事全人行道有福願先生今且格外普容之余雖勉從明府之言然至今思及猶未嘗不耿耿矣吁嗟乎由此舉報一事推之安知他事不亦有假余名而妄加人以惡者耶且以吾一邑推之則知他郡邑之舉報等類似此而傲倖得行者又豈少耶本

朝廷揚清激濁振厲風教之良法美意而若輩乃作僞售欺以紊亂名實誠可嘆也爾若府君者則非其倫矣自其爲鄉賓後未聞有譏其忝冒者昔漢初表異孝弟力田者秩至二千石暨於文帝益增置常員遣官賜幣蓋四民之中之淑善者士之次則惟農最多今府君其庶幾克當漢時斯數者之目哉爲有司所賓又何慚



焉。府君歿於今道光十九年三月日享年八十有九。妻吳孺人亦以婉嫕稱。享年五十有三。以嘉慶十五年十月日歿。其葬久矣。今將啓其窆。而以歲之十二月五日。同府君合葬於本里馮坊子。三人長占春。最悃恪。勤學。僅兩被督學。取錄爲佾生。而又早逝。知者惜焉。次曰陽祥。廷祥女。一適鄰族。層山郭氏。孫男六。曾孫男二。其第四孫曰維芳者。余次子。嘉轅僚壻也。豫期奉其叔父之使來請銘爲銘曰。

於世無爭。在己無缺。人鬪其巧。獨居於拙。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我觀天道。損益盈虛。實之不虧。名亦隨之。有地治者。揖讓委蛇。逍遙邱園。壽考維祺。同心有人。終焉同歸。吁嗟府君。宜亦安茲。

此文爲寫碑者刪去中間。然余亦未見其牘辭云何也。句遂致文勢不愜。及余見之。則碑已刻矣。

○○朱孺人墓誌銘代嘉慶戊辰麻溪館中

孺人姓楊氏嫁同縣朱翁朱翁諱某例授登仕佐郎世居永豐縣之馬溪馬溪多富室凡所為必務為觀美孺人獨以勤儉佐其夫朱翁早喪二子皆髻稚孺人撫孤子至于成立冠婚教育皆不墜其家聲長某次某皆太學生長早卒孺人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慶十三年壽六十有九子某將以十月某日葬之於某里某山以予朱氏壻也故屬為銘銘曰

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斯干之詩又稱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懽後之論女德者俱援是為凜然以予論之此特著地道無成之義所以戒女子之專恣翹厲且寬其格

睦堂文集四十九 九

以恕閨闈之中材又為夫履室家之順而自得安其幽閑靜處之素者言也若乃離遭閔凶榮煢孤露叢先後內外之責於一身而以椎魯無智僅僅樸拘自守舍饅爨烹飪之外無他長者當之其不厥且敗乎孺人也於其家為健婦於其夫為令妻於其子克兼父母之道於古聖賢所不敢苟望於凡為女子者獨有之於其所深慮其流弊而切戒之者仍不犯焉豈不亦難哉噫是其可銘也已與之銘豈徒以慰孺人之靈爾後之人其知所勗承

頗似半山

○國子監生戴君瑩碣文

君系出梅溪戴氏永豐縣舊族考諱慶恩嘗爲鄉飲賓君諱清揚字有美以嘉慶三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以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月十日歿得年四十有六以本年十月葬於本縣二十七都長坑葬後一月厥嗣乃條君言行家世請余撰文揭諸墓君家自尊甫始起貴延師教君業士至九應童子試不售乃爲援例入名於國學君生長殷戶而不爲浮夸治生甚勤顧雅有度量與兄弟分產不計贏絀便利弟歿無子弟妻年尙少時君祇有二子卽以次子後弟以安其意且爲之任家瑣擴財業不以已分爨而存歧視每歲青黃不接時告貸錢穀者填門絡繹至收納輒爲料酌其家

睡堂文集四十九

墓誌

十

祇屢取息不以一概爲責索或有負而不償且以惡言相復者家人懷不平君則曰是雖可憎然諒彼亦實無以償故計出此耳若力能償而甘爲此態則乃孟子所謂妄人又烏足與校也耶至於建橋扛平險途綜計所費殆不下數百金人有爭忿君至則事立解將卒召其子自外邨學館歸訓之自立戒以非大義所關卽勿輕與人訐訟言畢遂奄然而逝君故無疾而自知終期聞者多訝之素被其惠者多爲咨嗟太息焉據君嗣之所述者如此余雜鄉鄰素蓋未嘗與君面耳吁近數十年來鄉邑間戶口頗滋而風俗日奢是以千室百戶之邨號饒裕者十不得一家其幸而緝素封者又或驕惰刻剝挾富強爲稔惡之資君履豐處順制節謹度而

謂太平之吉人衣冠中福士君娶嚴氏生三子三女次子爲弟後  
者名仁長曰元季曰如璽祝恩瑞王光禩吳國寶其壻也孫女一  
人尙幼系之銘曰

人生衣食固其端無食則飢無衣寒嗟若萬生苦芸芸英豪摧磨  
亦因貧足溫飽者身卽安逢華望之羨若僂猗維君得時所難享  
齡雖促福履寬優游懽懽無憾怨叶一日可當兩日看矧復有媿  
堪推嘆宅靈于茲鞏不刊發祥流祉視後賢

簡淨雅飭銘辭亦復渾古

吳子雲讀

睦堂先生文集卷五十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傳甲一篇

○郭茂姑傳并序 嘉慶乙丑

嘉慶乙丑予館於友人郭羽可之族一日羽可語予於祖祠中拾得一卷載其族女茂姑事甚詳覺而忘其事第記其名素亦從未聞所謂茂姑也時羽可族子丕齋文學適在側聳然曰嘻吾曾老姑也姑死百餘年靈猶不泯乎因詳述其事且言姑載縣誌而請予更爲傳予歸檢縣志與丕齋所言略歧或傳聞互殊抑修志者稍更易之耶姑卽丕齋所述者傳而歸之

睦堂文集五十 傳

明郭茂姑吉安永豐縣人諸生九道之妹年十八適同邑諸生謝菲芝茂姑貌寢菲芝之母厭鄙之菲芝始猶勉念禮義於姑意不惡姑亦殊自安無何菲芝亦以小故遷怒於姑斥之自是絕少恩姑泣涕曰吾聞娶婦以德不以色始姑於我無誼妾念夫子故隱忍就勞苦今夫子復見斥棄矣能強顏畱乎遂自歸母家曰吾已嫁之女亦不以累父母兄弟願自食力終身假數椽室爲棲止而已居數年謝氏諸衣冠長者特詣郭氏爲菲芝迎請茂姑歸堅不許灑老積紡績餘貲購田數十畝納之郭氏祖祠請許以木主祔年七十乃卒

論曰茂姑蓋易所謂苦節貞者哉當菲芝見斥遂不肯畱然其斥

也。可。去。其。迎。也。可。歸。姑。母。乃。已。傲。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姑。蓋。虛。  
菲。芝。意。久。將。復。變。耳。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讀。聖。言。爲。之。太。息。

意筆俱峻

沈頌濱丈

清老高秀風味可掬啓運讀

○瓊枝曼仙傳嘉慶丙寅寧都甯氏濟園

開覽近世說部載烈妓瓊枝曼仙事予偉二妓之義而惜乎紀之者之辭不振遂次爲傳

明崇禎十七年流賊張獻忠入荊州按籍召憲府樂妓行酒瓊枝者最有色命之歌毅然應曰我雖賤不以歌侑賊觴脅以刃乃笑曰爾不過能殺我耳我不畏死若我何獻忠大怒鬻割之以飲犬曼仙者亦瓊枝之亞至則逞技逢迎惟恐不得當獻忠宴之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一夕置毒酒中酌以進獻忠挽其頸昵之曰爾先飲我乃飲曼仙卻之獻忠力灌之應時樂獻忠始悟曼仙向之媚順者節之也憤甚立拔刀碎磔其屍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三

徐仲華父曰嗚呼當明之亡其臣如李建泰姜瓖王承允輩內稱朝廷心腹股肱外膺封疆專閫重寄聞賊至輒望風納款恣後覲顏匍匐于犬彘之前以苟其生曾二妓之不若彼瓊枝之烈固已曼仙隱忍就計其用心爲更苦蓋曼仙固弄圖自脫雖其毒酒得入獻賊之腹然藥發作楚則必手刃曼仙矣卽或竟死不悟曼仙必繼而自殺否則亦將爲賊眾所殺也曼仙應計之審矣夫彼妓也卽從賊亦誰責之然且甘就死而必行其意蓋孟子謂所惡有甚於死者是心固無間于卑賤也昔宋高郵妓毛惜惜亦以不屈於賊死矣顧彼當時赫赫尊貴者而反喪其羞惡之本心則何歎吁使明季諸將相大臣之用心盡如此二妓也張李二賊何至毒流

天下矣。然則世之徒以類論人者，非惑也乎。

傳簡明論尤痛快釋注



天不與類俱甘之封以類論人者非惑也乎



○○○程提塘傳代嘉慶戊辰

程君履安字愉坦世居永豐縣城外水南弱冠中式乾隆庚午江西武鄉試次年成進士幼嗜學三年不寢內臥則繫炷香於指約以寸度計令火灼至指端因痛而驚寤既貴不亟亟仕家食幾二十載始就補本省提塘官未幾陞京塘君性孝友九齡失父能奉嚴母教無子弟之過諸兄皆愛之於宗族修祖祠擴祭業糾親合教多長者之行其族人尤嘖嘖傳感君一事可方古人者有遠祖葬外失其塚久訶知他姓毀而侵葬然無以詰也君潛往跡之數日未獲其徵將歸矣薄暮乃見一叟自山崦出蹢躅扶杖行前問君曰若奚為者耶追夜而徬徨山谷間君思洩也詭以對則愀然曰噫我豈誠不知若者哉指一坡曰若尋祖塚此其處也毀碑猶在山麓溪沙中君大喜將備詢其由旋視叟已無見矣乃大驚如其言果得之嗚於官獲直句勅遷他姓葬而塚始白君卒年若干子四人長某以叔弟某官湖北山羊隘巡檢

馳封如其官仲某季某皆太學生

贊曰程君力學刻苦與古之焯掌刺股者同矣至尋墓之事尤與柳宗元敘天水趙丞兒相類甚乎誠之能格物也然趙丞兒特偶遭曹信猶或謂幸而君乃真積精覲鬼神矣異哉孔子之論諡法曰節以壹惠蓋君子覘人於大子故特詳著君此事而其餘稍略焉蓋以其篤本如此則其他可知矣夫是豈不賢者而能然乎哉

詳簡有法，敘次澹雅。稍著裝點，便入俗派。陸子愉

文格參劑出，入於柳州。震川間，啓仁讀。



四八其以...弟某官湖也...羊...  
...  
...  
...  
...

...  
...  
...  
...  
...

...  
...  
...  
...  
...

...  
...  
...  
...  
...

○○○鄒節婦傳代

鄒節婦永豐鄧監生洪組之。女年十七。適同縣鄒光祜。光祜力學甚素。羸又哭其母哀傷。遂死。節婦時年二十一。無子。慟絕水漿。不入口。數日。欲死。殉父止之。乃撫其夫兄之子。振衢爲嗣。家故貧。奉身調度。與教子。費皆自其指入。出卒能使振衢不以貧隳業。今廩于學。蓋寡居三十載。乃得受旌。如例。節婦有再從孫爾琳。貧不能聘師。節婦命振衢教之。十餘載。後爾琳亦得附學籍爲生。

贊曰。節婦之節固矣。其婺。養教子有成。與培植爾琳。經久不倦。不又足稱才且惠哉。又聞節婦有再從孫女。病曰幾盲。節婦典妝奩贈之。金得延醫治愈。易曰。坤爲吝。諺又言寡婦多吝。蓋其閉嗇之

睦堂文集五十傳

七

性使然。今觀節婦何不符哉。自君子論之。則以爲道之同也。節婦蓋始終善。推其不忍之心者。也。蓋女節之事。劇苦而能忍者。有所大不忍于其夫也。因以纏綿惻篤之誠。暨其餘何疑焉。故曰。本立而道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節之事。屬義而實根於仁。推而導之。猶仁也。是仁義相資成之道也。顧他寡婦或節矣。而又吝。則人之于道。固每難賅而不偏。茲節婦之賢。所以尤可深嘉而屢嘆也乎。

而彌永

羅景綸謂作詩以巧進以拙成。作字亦惟拙筆最難。艾東鄉因而論文之高者。數種拙其一也。此極知言。拙非先漢以上人不能。唐以後。惟昌黎得之最多。劉原父王荊公曾南豐時有之。歐

蘇諸家則此意罕矣。故前人亦病其太工。歐文不經意處或露稗拙笨拙此乃文之弊。朱子亦嘗議之矣。然歐文却有貌似贅拙而實諄懇周詳入妙之處。此卻非初學所易知。亦不必遽倣效。效之恐易流于贅拙矣。拙以古拙樸拙爲佳耳。斯文頗有此意也。

傳語簡而贊別行一路甚得古意。

張鶴劬先生

贊語與衍似。范蔚宗至其理蘊精醇則非蔚宗所有。陸子愉

○○○廬陵二孝子傳

嘉慶壬申

王孝子廬陵鶴洲人幼有至性父光昇鄉飲介賓事寡母故以孝聞者也孝子逮事祖母祖母卒父不食數日孝子亦不食在塾聽講論語至父母惟其疾之憂淒然泣下塾師異之母患疽藥不效醫言宜吮齏以出其毒孝子吮之遂痊父病牖不能食孝子血頰禱天願以身代醫夢神曰彼有子若此天爲增三齡矣可勿藥愈果愈三年疾復發果卒母亦旋卒孝子結茅墓側朝夕哭奠顛拜哀聲徹行道聞者皆爲太息也遇雷雨雖夜深必遠墓哭一夕見虎哮林中孝子哭如故虎睨孝子哭漸近墓似馴擾者久之乃去其廬所本無水時旱甚幾無可汲忽山麓路旁泉湧出行者至今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九

賴之呼爲孝子泉孝子名殿揮吉安府學優廩生嘉慶元年卒年五十三孝子生平不爭有欺之者或勸之訟則曰事非甚不得已奈何以父母遺體匍匐求質公庭哉同時有羅孝子者名煥距王孝子居不遠廬親墓事多與王孝子同王孝子所憑枯桐杖倚於墓閱冬忽萌芽森茂久不萎而羅孝子家舊用撥火杖經年亦轉青人皆以爲孝所感羅孝子每夜見墓上白光熠熠如銀擲視之士也撒於地復然又嘗一見其父立燈下孝子泣拜問遂不見王孝子家頗饒所行利濟事不勝數也其大者捐產於族歲收其出爲貧者輸賦羅孝子赤貧歲資教學爲生然猶好推施不倦至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孝子教學終日衣冠危坐言笑必則其門人有

識余者道其素頗悉孝子見人雖叩其廬墓事非甚密輒踈然不自言也。有司先後以二孝子上皆得

旨旌如令羅孝子廬墓粥食三載不飽自言脾傷終身面顏黃瘠不大勝飲食王孝子有二子韻芳邑諸生贈芳與羅孝子同中式嘉慶戊辰江西鄉試逾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而羅孝子年幾艾尙無子

徐湘潭曰余見羅孝子恂恂懦弱也其奮於閔凶刻苦堅毅有至行乃如是孝子數向人稱予予聞愧且感焉王孝子余未見而識翰林君翰林輯其父事至京謁諸公卿大人有文者多載於歌咏獨羅孝子跡稍晦予故合而著之俾後有考云

睦堂文集五十

傳

十

用筆超變不羈其錯綜離合處俱若行乎自然者此得大史公

遺意

吳子鶴

震川集中上品啓仁讀

寂光居龍泉。雲溪大悲院。幾六十年矣。勤苦以自食。耕壟灌園。日與其徒共力作。暇則讀儒書。間吟詩。自道於彼家。說不數數也。無事。目不窺院門。院去縣治近。又當孔道。周環數十里。人士之數於一邑。為多。寂光不漫與往來。惟知詩者。時通談問而已。嘉慶辛未。予就館龍泉。晚泊舟雲溪。同舟張菊坡者。龍泉詩人也。夙與寂光善。拉予往訪焉。披其室。與窺深。雖土屋柴扉。松竹花卉掩映。窗几潔明。蕭然饒塵外。致與之語。殊雅洽。有思。畱宿。即於燭下。疾書近作數詩。求正為更。數字甚喜。後予數過之。滋相善。約造予館。竟不至。歲暮。予解館歸。又過問之。乃知寂光以葺其宇。為墜木所傷。

睦堂文集五十 傳

七

故失約。聞予至。強起出。首裹布帕。傳藥行岑岑。然長振動。執子手。淒然曰。噫。吾老矣。相去五百里。子明年不肯復就此間館。吾何時得再見。當別我以詩乎。予曰。當為子作一小傳耳。然拱肅曰。幸甚。顧左右取古詩話數十卷。為贈。力疾送予。至院門外。瞻望子肩輿行良久。乃入。自是不復見。逾二年。而聞寂光死矣。寂光守浮屠法甚堅。口不妄語。遇人。始嫗如老嫗。然其意矯然。有所不屑也。重之者。蓋非獨以其詩。其詩自言喜效皮陸體。書亦雅逸。他雜文小章。亦時為之。然人驟見寂光。土木形骸。姓而駟瘠。或赤足泥汚垢滿身。且以為邨僧也。寂光原姓邱氏。福建連城人。

贊曰。昔宋蘇洵氏言。自唐以來。士大夫爭排釋老。故其徒之求知。

吾士大夫間者往往自叛其師飲酒食肉以求容于吾嗚呼歸爾  
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  
師之叛是不可一日立于天下其說吾以爲臆。唐之僧澄觀靈師  
文暢輩皆見接于韓文公澄觀益以詩靈師雖能詩而與文暢皆  
狂醉花月干謁馳逐不檢此于吾道與彼教益兩無處者而韓公  
贈之詩反更誘進以聲色貨利事何歟。豈以逃墨之甚乃有歸儒  
之漸歟。宋詩僧之得名當世賢者更不勝數雖惠洪之縱宕脫羈  
徒以其詩雖清嚴如王文公高靜如黃文節皆禮之。今寂光能詩  
可比澄觀輩例而淡泊孤寄謹持戒節又好通儒業宜優于靈暢  
惠洪遠矣。

睦堂文集五十 傳

五

予爲此傳時未知寂光臨歿事也後見菊坡述之殊足異寂光  
前死數十日預言死之日時人見其強健初不信也至期亦無  
疾顧乃端坐庭中集其徒麝香羅拜訣別且命必茶毗無以糟  
葬眾咸匿咲之且有疑其病狂者已而見其合掌瞑目移時竟  
逝矣其徒始驚詫哀泣然不忍火葬之慘也以爲亂命不可從  
乃召匠爲構匠至則寂光復活責其徒何不從遺命皆叩首泣  
請曰師既能來去自如盍多留此數年爲法徒幸乎寂光搖首  
曰此有定但無違吾遺命斯足矣否則非吾徒也感曰律以焚  
屍爲無可加之慘法何爲而必用之寂光曰我則可耳爾輩不  
可也絮詰往復久之見其意堅不得已勉而諾寂光乃無言視



丁狀解的破

之。又死矣。噫。予初以寂光一朴潔詩僧耳。顧不意其有異如是。其于彼家之說。誠亦有所得耶。然寂光素非勤講佛學者也。獨其苦求必用火葬。何為乎。是即于佛法亦不合矣。蓋佛之說。乃己身之戒火自發而焚。而非引他火焚之也。宋儒黃東發論火葬之悖謬為害詳矣。其徒以為寂光之亂命。誠亂命也。雖終不從可也。或曰釋氏之得道能外離形骸死而被焚不為苦。且有生而求焚以死者矣。故寂光曰。惟彼乃可也。不必定以戒火自焚者。乃為得道也。予曰。彼既得道能外離形骸。焚之而不以為苦。則鬻之。又豈足為累耶。佛之道。以虛明圓應。無滯無著為至。今寂光強拂其門人。不忍之意。而必于火葬。即折以彼家之說。

睦堂文集五十

傳

三

亦所謂滯著矣。墮空障矣。惜乎往日未與寂光論及此也。嘉慶

丙子秋月續跋

傳正於拉雜繁折中見古意贊尤字字入解受業逢吉謹識

傳雅飭贊道官吳子序

○○○吳白翁傳并序  
道光辛巳

乾隆中江西詩人有三吳之稱南城白庵先生其一也余童時見先生詩集書畫於舅氏鶴舫先生家意皆喜之舅氏又爲言其才行之詳且曰此今之唐伯虎祝枝山也而白庵猶自謂過之於是愈思得見其人焉迨年逾冠乃遇於南昌一再同談讌遂寓書與吾舅見誇以氣岸磊落不羣索予詩余以歸期近未暇出以相商確更三年而聞先生卒爲悵然蓋不虞先生遽溘逝而悔前此之未與深款也於是作詩悲之又二年而暗令予可之於南昌以傳相屬蓋已歷數年而猶未及爲可之亦慍不復索噫可之得無疑予之漠然耶昔徐常侍爲人作文必臨事敦促始成予非有常侍之習也以家貧常客外又矜慎之過反成延慢焉且予夙諾之文先於此者尙多未及爲皆有待而非遂欲負約也今爲按狀次之以備史官傳文苑之採擇

睦堂文集五十

傳

十四

先生名照字照南號白庵晚自稱白翁乾隆己酉科拔貢生至年五十由大庾縣教諭解官歸又八年以遊卒於蘇州實嘉慶辛未歲祖天麟舉人父紘舉人中明通榜官至湖南澧州知州先生幼穎慧四歲能畫九歲能詩既被學使翁公方綱獎拔名愈起遍遊東南佳山水處所過爲上客一時名公卿大夫如侍郎王公昶錢公載王公鳴盛總督畢公沅蔣公攸銘巡撫阿林保公會公燠皆折節與交性豪邁善飲酒賓客常滿座或攜聲伎自隨遊歷所得

變字下有無間二字

未可改作  
豈知茲乃  
懷奇負氣  
者不得志  
于時有所  
弗獲已而  
為之乎於  
戲

率緣手去不惜。醉中題詩作畫。潑墨搗袂。運筆若飛。仍與客談。譚不輟。頃刻揮灑淋漓數十紙。好事者重價購之。其詩明質暢達。讀之灑然。蓋淵源於白居易楊萬里。間為婉縟之體。又髣髴范成大。其書畫俱似興化鄭進士。變世所稱鄭板橋者。也。先生為人雖通悅。然高自標置。初貢太學。有同鄉大僚欲使為師弟子之稱。不從。竟為所抑。終亦弗悔。客粵東。曾公煥為藩司。本先生同邑。卅角友。每賓宴。計非居首座。輒不赴。對公卿。或時袒衣跣足。謔呼笑傲。諸公愛其才。亦不為忤也。先生交遊雖多。自言惟與鶴舫先生及新城魯孝廉嗣光。尤契處。家庭有至性。與兄退庵。孝廉友愛。孝廉名煊。亦知名。先生所著說文字原考。略聽雨齋詩集。並行於世子三。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五

人長即可之名同詩有家風

徐湘潭曰。先生酒後論當世事。慷慨激昂。自負有經濟才子相接。日淺。未知其審要之為豪士。為才人。昔賢所謂象犀珠玉。即無補於飢寒。而不可使在塗泥者也。人見先生名動一世。所至爭倒屣迎羣。以為歆羨。豈知究為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乎。於戲。

傳潔而括綴論尤淵永蒼涼白翁得此相與映耀於方來增重

於靡既矣 鶴舫先生

得賴上添毫法論末感慨係之矣 劉眉生先生

卓然可傳之作 鄭夢白先生

有生氣無溢詞白翁交遊遍天下終當以此文傳耳 陸子倫

非古筆不足以寫高情一彈再鼓慷當以慨 王金和讀

薄之矣其姑者定海侍...

官何縣以...

言之治...

昏絕必...

人長即...

徐湘潭曰...

日淺未知其...

於就寒而不可...

迎...



...

...

...

...

未可致... 豈知... 者不... 于時... 為之... 戲

非古筆不足以寫高情一彈再鼓慷當以慨 王金和讀

〇〇南豐三孝女傳并序

嘉慶己卯

吾數遊南豐。吾友李覺數稱其邑多賢婦女。邑人孤宦就館遊學。及出為商賈。雜流者最夥。恆十年不歸。而闈內罕聞失德。顧此猶曰婦女之常道爾。而卽所聞城中大家之女。割股救親者。又已有三人焉。於戲懿哉。覺之言不誣矣。乃為作南豐三孝女傳。

譚孝女。千姑者。吏部侍郎尚忠孫女也。字同邑。揭廷伊女。父光祿官。知縣以廷伊贅於署中。母張得疾。千姑日夜服事。扶掖疾甚。醫言不治。千姑夜半潛起。櫛沐叩天。拔劍剖股肉數寸。悞斷筋。血湧昏絕。少頃蘇。以肉燻湯入藥。奉母母覺味異。屏之。千姑固勸之。進

睦堂文集五十

傳

七

病竟漸愈。自千姑割股。猶時忍痛。扶掖母。母怪其狀異。前屢譙詰。輒託詞對。蓋恐母知而悲痛。又以世言此為病者所覺。則不效也。久而其夫見。創問之事。始著傳。後廷伊官奉天府司獄。早卒。千姑食貧撫孤。又以節聞。

鄧孝女。菊清者。進士來祚孫女。縣學生世景女也。適同邑國子監生趙崇文。世景妻王得病。世景與其子皆客遊在外。女往視母。已危急。計無所出。遂剗股肉。燻熟以進。母尋愈。顧見女。驟瘡甚。怪問之。且撫視其身。始見創痕。時崇文已卒。菊清年方壯。勵節撫孤。成立。菊清性淑慎。通書史事。少姑楊亦以孝聞。楊幼艾而寡。亦以節聞者也。

劉孝女季蘭者國子監生起鵬女也起鵬疾劇女割股療之痊後嫁同邑黃鳴盛鳴盛欲廢學季蘭力勸掖之得爲府學生季蘭與千姑菊清今皆存季蘭年五十餘爲黃氏冢婦主內政三十餘年一家男女上下無間言人謂季蘭不獨其孝可尙才亦足稱也其割股事邑人多詠歌之或爲繪圖千姑則侍郎陳觀等爲作啓徵詩菊清事見其父詩集中季蘭有一子業儒

論曰割肌以噉親而幾幸其病愈孝之難者矣自韓愈作鄂人對世遂以割股爲不孝前明且詔禁之蓋恐或以傷生而仍無濟於病者爾夫帝王撫有億兆視天下無尊卑長幼皆其子姓慮周而持中道固宜如是也然誠之所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往往獲兩

睦堂文集五十

傳

六

全焉觀三孝女亦其徵矣顧卽其兩不能全者而亦豈可非也哉昔之論此多矣惟前明姚涑近儒姚鼐之說最當世頗傳其語故不述抑譚孝女鄧孝女又以節著劉孝女他行皆可稱蓋昔賢謂人於五倫能篤其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况孝固百行之原乎予識譚孝女子思棠鄧孝女子德源皆恂恂而有文所謂德類者非耶且殆又將有以大厥報也

法度嚴密議論精透 劉眉生先生

○○節孝曾孺人傳

節孝曾孺人者永豐縣張君鳳儀之妻而吾母之同曾祖兄嫂也夫臨歿謂孺人年少無子聽自爲計孺人泣涕跪辭矢不貳後撫夫弟之子爲子今已有孫數歲而孺人年近八十矣尙無恙孺人精明剛毅有俠烈丈夫風見者皆嚴敬之治家勤儉而不廢禮夫所遺田僅十餘畝以奉老姑育稚女至營嫁具爲子娶婦不稍形拮据及晚年其子與析產異爨而乃漸困矣性尤善記雖不知書而好聽儒者談古事聽悉能轉舉語人遇忠孝義烈及名人之曾經艱屈者輒激昂感喟義形於色至鄉邦舊聞邑壘嫻嫻諸瑣祿閒冷事一入耳亦能經數十年覆述無遺悞素與吾母談最契吾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九

母歲時歸寧孺人必數數延請燕語吾舅鶴舫先生常與吾言孺人素少許可於親姻間所最重者吾母子也外家諸女婦笑談次亦嘖嘖向吾母云然予聞益愧焉初予幼頗有慧名而毀言日聞諸富兒尤訾其倔強不適時孺人獨曰吾觀徐甥殆異於眾其母賢宜有賢子紛紛者非如其才而輕其貧耶貧而輒媚者多倔強難也且親戚中吾稔知其可議者止有矣顧多無辭獨于徐甥童年苛責焉何哉吾平生雅不喜人隨勢力爲低昂及余始冠孺人聘爲其子師所以禮之者纖悉罔不適意予赴童子院試孺人日祝予得捷聞鵲聲輒色喜報至適吾母在外家孺人之喜益與吾母一致云謂吾母曰甥屈於人言久矣世態炎涼一青衿雖不足爲

甥喜然。淨言自是當少息。我爾至契。故望甥之顯揚也。切切然。其年孺人夫之仲弟有孫。亦從子學。其父夢松早卒。母闕氏年二十餘。亦厲節性。溫婉處家。寬惠。其所以禮予者。彷彿曾孺人焉。又有吳孺人者。鶴舫先生同祖兄。瑤賓妻也。瑤賓以貧隨鶴舫先生。公車入都。客死。孺人撫二孤。皆長成。孺人孀時年纔逾二十。今年逾六十。於例早當旌。顧貧甚。不能達於吏。惟曾孺人已得旌。闕孺人年五十卒。亦未請旌。然節婦要於自成其志耳矣。旌不旌。非所計也。予感曾孺人待予母子之高義。又憫其老而侘傺。而予今年近四十矣。猶落拓無以報。因爲作傳以慰其意。而吳闕二孺人亦附見焉。若予內兄縣學生元驥。繼妻程氏。孺童元潮。妻郭氏。皆鶴舫先生仲弟之子。婦與曾吳闕三節婦皆服內親。並韶年。作嫠。今已十餘載。子以其年。今比三節婦尚皆遜也。故有待云。三節婦夫皆孺童。而夢松者學爲長。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三

徐湘潭曰。棣園自雍正中始由其邨南來。遷今戶逾二十耳。而彬彬多士。稱方雅家。已有節婦數人。可紀者。斯亦難得矣。聞其百餘年來。已及門爲嫡妻。無改適者。豈其習聞士君子之訓也歟。然考宋以前。士君子之妻。女再醮者。往往有。亦不以爲恥。其甚者如唐相權文公。女改嫁獨孤郁。天子且爲動色。相羨賀其得佳婿焉。前明旌表節義。勒爲通制。女教乃漸隆。我

朝恩例加溥。節烈逾盛矣。論者獨以爲宋儒申明禮義之功。顧不



思

朝廷旌獎之所風動亦大矣哉

宋儒指伊川程子也論者之說始於方望溪先生詳見集中巖鎮曹

氏女婦貞烈傳序固屬不謬之見且自北宋以後朝廷始漸加意崇獎貞節亦由程子之言有以感發乎君相士大夫故爾先生之未盡也

論特尚

敘述趣趨生動論贊亦有意致大概似震川耳

逢吉讀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五

○劉文學暨叔子太學君傳

并序

嘉慶庚辰吉安府城

安福劉太學應宣今年始識予於郡城邸中惓然曰某自幼聞名久矣以爲歸然耆宿慕望而不可近庸知今方壯年與吾輩略上下耶自是來往曰洽遂謀會同人裒貲梓予詩文旣又條其會祖佐治府君祖勉行府君之行求爲作傳曰願附以傳也予謂昔陳同甫作方元卿墓誌云予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而況能及君子雖然拳拳之誼不可辭也爲據所述次之

曰  
佐治名上採父敷達鄉飲寶世居西鄉之下邨其先代有傳人在宋曰弁者以文名曰楚驥曰子薦父子死國事並見宋史至明起

睦堂文集 五十

傳

五

科第著節概者尤累累佐治少有才自儒書外旁及醫卜地理之學皆通爲人孝友慕義母卒廬墓三載父卒亦如之事繼母從無間言弟懋德年十六爲縣學生更三歲卒一子方周晬佐治憐之甚及析爨悉推與良產而自取其惡者凡其家事猶一一任之俾弟妻郁得安孀守後竟以節獲旌焉劉氏故大族倡建始遷祖祠及各房祠數所更捐田以供祭費遇歲祫時出穀平糶量力設粥食餓者寒則給衣至於造橋渡以利涉治途建亭以便行者一切皆爲經久計以故鄉人多德之有子四人皆國子監生孫男及曾孫元孫凡二百餘有爵名者今將三十人人皆謂佐治之德所詒也佐治終於縣學增廣生鄉試嘗一薦房考矣而不售享年五十

有五

勉行者其叔子也名愈年十三應縣府試皆前列而再黜於院試至十六遂援例以監生應鄉試時士習專經勉行凡三應鄉試皆五經卷皆不利遂謝去理家事曰聖人不云乎是亦爲政也其好友樂善皆法其父故自號曰法堂凡父所未竟之緒與未及舉暨歷人宜更端彌縫者皆體其志推行之往往里中有義舉皆勉行爲之倡也勉行義行及孝友皆載安福縣志

徐湘潭曰富人操鄉里利權易以見德亦易以致害昔人謂富室貧之母斯言也豈盡然吾見壟斷居奇乘人之急以取盈幸人之窘以自鳴得意其膏酷蓋甚于貧民此其制窮閭之死命而爲風俗人心之蠹有王政所難弭伏者矣若劉氏父子庶無愧於斯語可多得耶觀其後人之盛則富人亦何爲而不爲善也

○○李孺人家傳

李孺人太學生吉水胡芳春之室勤慈善相夫持家始歸胡氏中戶也今其產增十倍邑之數富室必及焉習知其家者咸謂孺人內助爲多太學性剛當晨氣時言難入孺人以柔謹劑之恆見聽數與人有爭或累歲不決孺人必僞爲敵者出金而使宗戚說和苟使夫意得雖屈費不惜也鄰鄙緩急有求多不吝財粟出納必令已受其耗而貧者獲贏待賓嫗酒食盤餐必嚴以潔事其舅姑之黨必虔以誠撫三子恩而有法長文遜季文造皆縣學武生文造於予有違以孺人先年病瞽又哀大學之未老而沒恆鬱默不自得乃丐予作傳蓋欲彰孺人之勞德以慰其意予故不辭而爲

睦堂文集五十

傳

二十四

次之又系以贊曰自古女子之傳蓋多以節烈奇偉著而其庸常者罕聞焉孺人之所守可謂婦人之常矣然吾以爲王道本於中庸使閭閻內外各循其常而天下治矣二南王者之化其詩多女子之事如桃夭之于歸采芣之細務漢南之游女聖人悉錄之以風世然則果必奇之尙耶昔蜀清擅丹穴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至爲築女懷清臺而太史公亦以之入貨殖傳若清可謂能善用其財者矣孺人殆亦其流亞歟雖然清以嫠婦當家舉措可以惟其意孺人則委曲相夫不執家秉而潛爲消弭覺隙遇雖勝清顧其行則有視清較難者誠諺所謂妻賢夫禍尠者耶然則所守雖曰婦人之常而亦豈常婦人所皆能之耶述而傳

軌則  
一作  
親軸

之爲閨懿中增備軌則誠所不可少者是亦易所謂無成代終之  
義也夫豈徒以順文造兄弟之請而慰孺人意哉

淵雅張子奎

陸堂文集五十

傳

三五

